# 宋史翼

宋史翼卷四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留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四



王愼言字不疑河南人祖暑宋史有傳父益恭司農少卿愼言幼而篤孝以事親爲事之大以承顏爲樂之至故孜孜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蔑如也學無所

不覽尤深於史幼能詩以風騷自任蔭補將作監主簿改太常寺奉禮郎光祿寺丞監西京商稅院監在京順成倉益恭致仕居洛愼言不欲去親側乞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改太子右贊善知并州陽曲縣不赴勾當西京磨勘修內司改虞部郎中除提舉嵩山崇福宮加上柱國改司農少卿任滿留守監司列上孝行詔許再任愼言以母老不可一日離去力求鄉任以便甘旨雖百里之卑筦庫之冗得之欣然不知有貴賤之辨名公大人交薦所得他郡官輒復辭避平生更九任而七在洛日與子孫侍左右從容嬉戲以

順適親志益恭卒其母春秋亦高飭置小榻於寢側晝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及終養外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老矣祿無所逮何甘此而不去耶卽拜章致仕文彥博守洛與故相富弼司馬光并鄉里宿舊十二人為耆英之會愼言與焉范忠宣公集

劉唐老字壽臣范太史集手記洛陽人曾祖溫叟祖燁宋史有傳父忱字明復官修撰唐老文采質性見稱縉紳和而不流敏而不固熙甯七年忱以太常少卿會遼使蕭素商量地界唐老由惠州司戶參軍隨行書寫

機宜文字元祐初累官奉議郎二年以呂大防舉召試館職合格除秘閣校理權登聞鼓院三年爲太常博士五年遷右正言奏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于清閒之暇以備觀覽從之又言諸路州縣有自來災傷倚閣稅賦候豐熟日起納今來秋稼已成竊慮官吏乘此登稔併行催索轉運司利於輸入不免督責施行伏念閒者累年災傷公私逋負不少幸茲一稔稱貸之餘苦無遺溢逼於催科之嚴反以收成爲患臣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有倚閣稅賦合納去處以十分爲率且令催納

三分其餘候將來豐熟依條舉行所貴佃民實獲豐年之惠又言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蓋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之文去取議論所主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策論各隨習尚互爲升黜緣舉人所繫利害大者在於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間二者分爲約束如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甯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經術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

治經者必以義對爲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爲重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舍策論止於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如此則主司議論旣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詳酌施行從之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緣人言移知舒州唐老奏言安禮緣青州任內貪穢不法朝廷再下監司體按未知今此改任爲其有罪而責之邪以爲無事而不治邪苟爲有罪而責則舒之視蔡均爲便藩何名譴黜若爲無事而不治則今玆易地有何所因又安禮嘗以章辨歸過於指使使臣衆議喧然

亦以爲笑且身係大臣固當自重乃與使令厮役規利營財主俸祿之遺餘昧商途之稅入縱非已物猥屑益彰臣竊謂官吏在任興販論法固不爲輕使小人有犯則罪之大臣犯此則弗罪則是禁令已不行於貴近法與天下公共王者猶不得私況臣下乎伏望聖慈將所按王安禮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紀綱以肅官吏之貪穢六年以疏劾蘇軾與趙卨交通誣罔罷爲兵部員外郎韓川封還詞頭唐老乞知絳州移提點秦鳳等路提刑紹聖中唐老嘗爲文康世言時事必變章惇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四年爲康

世妻父蔡碩所告詔唐老元祐姦黨時出險言落職添差監桂陽監鹽茶酒稅徽宗即位復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曹州崇甯元年落直秘閣改知相州尋坐爲刑戸部官時倡爲寬縱之說刪改元符敕條落職勾管鴻慶宮崇甯二年除名勒停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范太史集手記邵氏聞見錄劉攽彭城集

韓治字循之塵史相州人父忠彥宋史有傳熙甯八年八月賜進士出身元祐中累官左朝散郎祕閣校理七年詔侍從官及六曹長貳禮官集議郊祀典禮治爲太常丞與范純禮等二十二人議曰南郊合祭天

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祀天而地則闕焉亦非典禮神
宗皇帝考按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
帝於圜丘配以太祖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
有司修定儀注則于承祀神祇禮無違者至于二郊
之祭或不並行則有司攝事亦自有典禮合于周官
大宗伯王不與祀則攝位之文惟是北郊先帝未及
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繁文
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蓋天地重祀尤宜敬重
不宜數有廢舉若昨罷合祭違悖經典固須改正既
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請並

依先朝詔旨施行紹聖四年知邢州元符元年提點京西刑獄二年召爲吏部郎中章惇誣爲劉摯門下半夜客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與知州差遣長編尋爲太僕少卿知相州以疾丐祠以其子肖胄代之宋史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變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晁氏客語

岑象求字巖起四川梓州人舉進士學有本原持心近厚熙寧中累官梓州提舉常平施註蘇詩參欒城集元祐二年知鄭州言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嘗以汴

水灌注清汴清汴流水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長編三百三十八尋改提點和州刑獄四百四四年以朝奉大夫為考功郎中四百三十五年以蘇轍孫升薦為殿中侍御史十月奏知青州王安禮謾昧商稅侵擾機戶貪饕不法四百四十又言臣今月七日具狀言知青州王安禮在任踰濫不法乞行根治尋蒙朝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鞫其罪臣竊以為朝廷行之有所未當也何則君之於臣進退黜陟必須揭其賢否功過明示於朝此所謂與眾共之不自私於一人也今大臣有罪於法當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

夫等藩郡又不稱其職名不惟在朝之士未之信服仍使被彈之人以爲曖昧不平歸過言者足以藏庇姦迹文飾礙行也臣竊見嚮者蒲宗孟在鄆州止因禁戢賊盜用刑太峻朝廷奪其職授以郡守宗孟戢盜峻刑比安禮踰濫不法公私之際所犯不倫而原情降罰輕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豈足怪哉伏乞聖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顯賜黜責以符天下公議四百四十九

又與蘇轍言尚書右丞許將用心傾險議論反復將補外又言南省考試分卷取人又五路別立額奏名頗濫又言近歲太學諸生無叩問師資之益學

官不以訓導爲己任祕書省則多務燕閒少親校讎請立訓導之法校讎之課詔禮部詳度以聞十二月奏言臣讀孟子至於禹抑洪水周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臣賊子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嘗三復其言知楊墨之教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異致同害而輒之排異反正其功亦不後於三聖也何者天下之害莫大於無形而有形者次之有形者淺而易見無形者深而難知洪水夷狄亂臣賊子有形者也楊墨之教無形者也洪水不抑則民死於水夷狄不制則民死於兵亂臣賊子不去則民死於亂楊墨之

道不息則民無父無君胥爲禽獸尚三死之不若也嗚呼楊墨之教止行於衰周之時而佛老之禍至今數千年矣楊墨之罪止在於誣民而佛老之徒困民以自封亦數千年此其爲害又非特洪水夷狄之類也其害非特洪水夷狄而學周孔者皆忽略而不顧無一人出力以排之非特不能排之又相與屈身而尊事之增其高益其深使其盛大繁衍自以爲莫已若甚可怪也臣謂其害之大者有三焉可爲流涕者二可爲太息者一而執事大人曾不以爲慮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於民往往蓄貲財

擅商賈農民之利田疇跨州縣委積如京坻窮奢縱欲不知紀極使吾民日削月朘寖以窮匱有不得糟糠藍縷以實腹蔽體者焉今年作某宮明年造某寺以葺以造歲無虛日使土木被金玉衣文采陸離眩轉功侔鬼神天下名山勝地皆據而有之使吾民庇茅茨暴支體有不得聚廬而託處者焉此可為流涕者一也不知禍福之原而虛示天堂地獄之變不知性命之旨而妄肆高仙下鬼之論日夜譙諭鼓動流俗使人輸五穀以為之食奉絲麻以為之衣敺子弟以為之童奴彼其割口體之奉捐骨肉之愛者非樂

於饑寒而無愛親之意也持善不固動作有所未正故惑其言信其事恐禍之及其身而未嘗有人以中國禮義之說開其所蔽而然也見王侯公卿大夫居其上者皆敬畏承事之無一人出片言以道其非是安得不悅而從之小以徼福於今生與來世大以冀出離生死故近者競出疏日就太學生員掠錢而太學生員至有秋試不中捨儒業而事之者用夷變夏無甚於此法雲僧亡而士大夫及其妻文有相率哭臨之者風俗蠱惡無甚於此是二者皆不祥之道此可為流涕者二也祖宗時天下道士常近二十萬僧

常近四十萬其童奴倍焉今雖不逮於此而京師列郡既有歲度之數又有撥放之目使游手惰足之輩離鄉輕家爲之服役歲月既深則受牒易衣遂終身安逸矣南畝之民終歲勤苦猶不免於饑寒宜其去此而就彼也故釋老益衆農夫益少一夫耕而數百人食之一婦蠶而數百人衣之農何爲不疊歟民何爲不困歟此可爲太息者一也三者之害沈湎漸漬牢固深結其甚如此奈何益尊崇而張大之乎昔章聖皇帝恭儉寬慈子養黎庶仁深澤普民到于今頌之所以天下無虞符貺屢至故依道家之說造玉清

昭應宮鳩工役衆朞年而後成會靈祥源相繼而作當時□庫羨餘□□由是無餘矣臣傳聞章聖皇帝在御李沆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旦一日謂沆曰每見相公四方奏祥瑞即便收之奏災異即須敷陳恐上誤聖意沆曰今天下無事慮聖人無所用心萬一事四夷惑佛老恣酒色三事中如有一事即可憂也沆老矣但恐同年將來費力後旦爲宰相上聽道家之說起玉淸昭應宮東封西祀幸亳社祠老子及迎奉天書等旦不能諫止但畫李沆像供養而已其後上淸玉淸昭應宮福聖護國二塔集禧醴泉二觀

興國靑黃二閣乾明崇夏開寶三寺並遇火災詠宮紺宇皆化爲煨燼以是度上天之意固有所在矣臣伏見陛下不以上天警戒爲念復起上淸儲祥宮內捐十六七萬緡以給其費近令錫與未已又給修宮殿巨材以爲之用雖邊事不謀然臣深爲陛下惜之也何則十六七萬緡中人千家之產也以濟邊用則邊有餘糧以遺貧民則民有餘食漢文以十家之產罷露臺而陛下以千家之產爲無益之事臣安得不爲陛下惜之哉國家自太平興國至天聖間屢詔天下普度僧人無圖之流皆得隷名僧籍而僧之爲盜

賊冒刑禁者不可勝計故張知白奏言臣向嘗斷劫盜有全是僧徒者于時仁祖有宜漸加澄革之言惜乎聖旨有其意而臣下不能推明而奉行之也國家崇奉佛老不爲不至未嘗享其小利而天下陰受其大害而不知覺可不念哉抑又聞建隆初太祖嘗詔天下凡寺觀之廢於顯德者不得更興雍熙中太宗嘗詔天下鄉村不得創修寺觀天禧中眞宗嘗詔公主貴戚近臣不得以建寺爲請祖宗之深計遠慮如此其至今縱未能行沙汰之法毆天下僧道歸之農畝亦當思祖宗之美意止其泛濫於末流也臣愚以

為宜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凡寺觀僧道少者併之其頹弊者毀之明詔中外諭以至意自然天下百姓循服五常之教不爲異物所遷而游惰者日少耕墾者日衆倉廩充實而風俗歸厚矣佛老之徒見臣詆之深切必謂臣不曉其師之說而妄加毀訾焉臣之所言非毀釋迦老聃也蓋斥其徒之誕妄陰害天下之民而已臣請就其說而言之夫佛之理有二焉有藏教有禪宗所謂藏教者臣嘗觀而詳味之矣雖卷帙浩穰詞說繁猥然可以一言蔽之

無出於空寂不動而已蓋西方謂寺爲僧伽藍者華言所謂靜住也謂其徒爲僧陀僧陀者華言所謂乞士也稱其居爲靜住曰其人爲乞士則僕所以責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進戒律篤修行業而乃多求厚藏享美饌衣鮮衣獵吾民之財以奉其身而嚴飾其居處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所謂禪宗者吾嘗周詢而深究之矣雖言辭深隱旨趣幽微然可以一理要之不過於圓通無著而已蓋欲不起一念不依倚一物不與萬法爲侶此其極至也今其徒不能泯思慮忘形骸虛心以會道而乃雞鳴而起孜孜然馳

驁於聲利之場惟恐人之不我信禦惟恐人之不我資給是大遊戾其師之說也道家之書雖亦甚多然老聃止有五千言說道德之微旨未嘗及神仙羽化之事其他皆黃衣之徒浮淺談妄翼以廣其衣食之源而已是尤不足信者也夫神仙羽化之事多出於傳聞天下之人固未嘗見也安足信哉且黃衣之徒尤不及釋氏弟子以綴緝言詞竊相摸倣故僧云南無西方而道云歸命東方僧云極樂世界而道云逍遙世界其詭譎虛誕率皆是也臣觀老子之道大要不過清淨無爲而已老子言清淨無爲則是與佛之

圓通無著同其大旨也佛之言圓通無著則是與孔子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其大旨也其道既本於清淨無爲圓通無著則尙安佚於紛華外飾邪昔唐久視中欲鑄大像使天下僧人日施一錢以助不損國用而狄仁傑諫之謂工不使鬼必是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睿宗造寺而辛替否諫之謂佛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以損人常去已以全眞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

淨豈大乘之心乎公主外戚造寺度人姚崇諫之曰佛不在外近在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則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彭偃議澄汰佛道二教而謂佛之立教清淨無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天生烝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尼不耕不織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四人之言皆著明深切可爲至戒其餘口者不可悉陳至於禍福吉凶則遠近大小各以類至未有不因行義是否而得之者也六沴不降六極不臻

天下曠然各樂其生優游無為垂休後嗣是天子之福也職修事舉譴罰不加是百吏官人之福也事父母育妻拏安分守業身無禍殃是士庶人之福也四者為福雖殊而所以致之則一曰修身謹行而已禍福之應既在於人則天莫得而私之矣天且不能容私於其間而況於佛老歟況佛老之徒歟憲宗迎佛骨供養於內而韓愈力陳歷代有佛無佛及其享國長短以諫仍指其骨為凶穢之餘傳奕請去佛教而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皆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微言文飾妖幻之教於國家有害二人論佛幾於詈

矣以佛威神之力二人宜夭橫短折坎坷以死而卒以壽命晏然而終何也蓋其論公天下而言非以逞其私也佛果有威神之力安能降禍於公論無私之人哉昔者三代之盛時道行而俗純美國富而民和樂當此之際固未嘗有佛老也天下百姓唯知有堯舜五常之教無異端之說惑亂其意而耗蠹其生是以至於此也梁武皇帝信人天因果之論起寺度僧窮極盛麗大設齋會推衍教文以至捨身給事欲儌取福利卒不免臺城之禍則爲善果不在於供僧道事佛老矣凡有所動作涉於形相皆有爲之法而一

切有爲之法佛譬之夢幻泡影蓋言其非眞實也言其易散滅也言其不可依據也由是論之佛之教人豈在於營造供事之間哉黃老之教人亦無異於此也今國家以二聖降誕節及祖宗忌辰凡有所禱請無不集緇黃鼓鐘磬鐃鈸設幡幢誦持歌唄歸敬於二教甚非先王之法也以爲子孫臣下推奉先報本之意而奉先報本之意果在於此乎若更以爲必能感神致福則萬無此理近歲朝廷減出賣祠部度牒而增其直若非二聖知道愛民何由及此然貴戚妃后之家起造寺觀莫知其數如曹佾起休糧道者院

張敦禮建法雲寺皇親蓋洞眞宮敕修開寶寺乾明寺殿相國寺東塔之類以至天下郡縣營造不可悉記土木之功所在甚盛若不禁止稍行滅廢則興作耗蠹無有窮極將不勝其弊矣臣願陛下思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常道體老子清淨無爲之理而損宮觀章醮之繁儀原釋氏圓通無著之意而裁寺宇齋會之冗節勿以臣之淺陋而廢其言將臣此疏下兩禁儒臣博議采臣上所陳六說詔有司行之是將陰獲大利於天下矣決數千年之疑惑減億兆人之耗蠹使法垂後代名播千古在陛下思之而已狷直之

言上瀆聖聽罪當萬死幸陛下裁赦諸臣奏議六年言長垣令孫逵決無罪被水百姓栅閭限內死有司按實逵避罪翻異請再鞫無差遇赦不原從之又言右朝奉大夫宋彭年向知邢州礙濫不檢郡政頹廢長編四百五十六又言王安禮平生猥濫至老不悛典領雄藩爲惡尤甚近礙職名若及一年還後仍舊乞放歸里或安置散官尋避蘇轍親爲金部郎中四百十五改吏部郎中爲兩浙轉運副使賜米二萬斛錢二十萬緡賑濟災民四百六十七年召爲戶部郎中徽宗即位以潛邸舊勞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未幾以疾告充寶文閣

待制致仕彖求力行素學老而彌堅（鄒道鄉集）崇寧二年入黨籍初熙寧末彖求閒居江陵披閱載籍見善惡報應事輒删潤而記之爲吉凶影響錄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蘇嘉字景謨福建同安人父頌宋史有傳熙寧初入太學學官顏復發策問王莽變法事嘉極論以爲非且言時政之失復大歎賞置第一曾布見之譖於王安石請治嘉橫議罪久之而寢元豐中嘉以蔭補拱州襄邑縣丞會高麗使者隆冬過境同寮部人卒擊凍挽舟提轄中官陳衍風邑令以下戎服持柱斧行

督嘉曰吾輩豈可爲此服卒不易坐胡牀臨視衍怒劾嘉慢令神宗釋不問寇王沖黨侵軼京畿詔遣燕順爲提舉捉殺使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縣官坐東西向嘉不揖而退具其事於府奏之罷順罰銅三十斤人皆稱嘉爲仁者之勇改知杭州富陽縣縣故號繁劇嘉至究心民事遂以大治初嘉赴亳州掾蘇軾嘗薦於亳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自此相知尤深及是軾見頌賀曰公子富陽之政雖古循吏無以過也元符元年劉摯辟爲訴理所勾管文字歷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通判常州

三年坐看詳訴理昭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歸怨君父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遂不復出五年興監廟差遣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召用而嘉已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嘉春溫雪潔言若不能出口和而不同淸能容物暮年所造如此入閩通志參京口耆舊傳

嘉弟京字世美以父願任假承務郎學行稱於時與鄒浩游酢輩相友善爲雄州防禦推官監江寧府稅辟忠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已具而京疑其冤已而得眞殺人者時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邑有練湖蓄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比歲告旱京募民

浚湖易置斗門十數以時蓄洩是歲民不知飢繼是湖水有餘公私兩便丁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通判沂州遂不仕政和七年卒京口耆舊傳

京弟擕字季升頌季子也幼莊重警敏如成人頌自濠州赴御史臺詔獄擕年十三隨至京師朝夕入御史府問頌起居復詣待漏院訴被誣狀宰相吳充王珪召至前詰問擕剖析本末如流充珪大奇之洎頌事白擕亦以此知名元祐間蔭補瀛州防禦推官徽宗即位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已而頌卒兄嘉入黨籍擕坐謫尋除潤州丹陽縣丞攝令事歲饑擕乞米

於監司以賑濟按戶計丁升斗龠合親自量給不以委吏胥全活以千萬計時朝廷方新祠觀別置齋授道徒而三茅山在其封內不逞者憑藉爲非淩虐州縣擕一切以法繩之自是屏息從廬州通判麴院亡麴數萬斤委錄事推治麴官與錄事通臨使持衡者亡去而歸罪焉案具擕閱之笑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比得實乃麴官納磨戶金授以虛券而麴材未嘗入也倉部常請於朝歲漕冬初不至合肥者監司及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擕授符見轉運使曰今諸漕至者未半吾符

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歷祀止月餘日士大夫當得郊恩者皆闕矣若稍引其期俟禮成而下彼將何辭轉運使從之同官譏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久之移光祿少卿靖康初金人寇京師攜晝夜乘城體素羸不勝暴露金兵退即求去欽宗謂執政曰如攜者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數月進直龍圖閣知明州戍卒數百人求卸甲錢擁至堂下攜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及門譟而還將爲變攜不爲動徐擒爲首者數人戮之一州爲之肅然紹興九年召爲太常少卿攜朝見力辭不許翼日詔擢刑部侍郎甫兩

月疾益甚除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有六贈通議大夫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汪藻浮溪集
蘇公墓誌銘

京子師德字仁仲事母孝遭寇亂與兄親負其輿而奔崇寧四年以頌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紹興三年呂祉爲江東安撫使辟師德準備差使改右宣教郎監都進奏院値疆埸多事書奏旁午詔令率不可稽師德以法律定爲程度後皆遵用之尋充樞密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師德之在樞密也與胡銓爲僚銓上書論和議詆秦檜可斬師德勸銓辭宜少

婉已而銓謫嶺外用事者罪師德常預其槖罷師德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檜嗾御史劾奏削籍編管汀州師德在汀六年買地種竹葺茅讀書若將終焉檜死赦還復故官上朝謁高宗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竄者耶除通判建康府一歲四遷踰年擢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爲亂部使者多論守將失撫馭師德曰守固有罪軍士可不懲乎手書移督府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安吏部尚書汪聖錫薦師德老成恬退可用詔赴行在自陳耄疾力辭築室會稽鏡湖之上乾道八年以右奉直大夫致仕淳熙四年

卒年八十　南澗甲乙稿

師德子玭字訓直初以叔祖攜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嚴州遂安縣尉師德貶居汀州玭亦坐停官秦檜死得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戸籍惟出鄉官手官莫能稽玭日夜紬繹悉革蠹弊貧下始得安業改知衢州常山縣縣學久茀不治力修葺之以禮延鄉先生爲之表倡儒風益盛以憂去服闋通判明州城東有造船場崇寧中晁以道坐元符黨錮來爲船官玭慨然爲築祠立碣陳瓘嘗謫於明而豐稷明人也玭復請於郡

立二祠於學宮會旱歉常平使者朱熹檄玭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玭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熹爲聞於朝如其請復建議開定海縣崇邱河灌田四千頃親董其役歷五月而成歷知泰州召爲吏部郎分職西銓吏畏精明不敢肆孤遠寒畯悉得自伸紹熙三年卒年六十四寄祿至朝請大夫玭天資頴異讀書過目輒不忘在淮西幕嘗從使金國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審史官有取焉屬文有體製筆法簡遠尺牘爲時所珍往往藏去晚學於朱熹朱熹每稱善不置云子溱蔭授文林郎知

衢州常山縣集 放翁

蘇遲字伯充蘇轍長子建炎初累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元年六月直祕閣知高郵軍守臣趙士瑗以發運使舉留不受代遲改知婺州三年奏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萬疋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疋有奇民力凋敝乞減其半上驚惻減二萬八千疋仍給以本父老爲立碑祠因家焉四年六月召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九月知泉州十月以富直柔薦爲太常少卿紹興元年請補外改集英殿修撰知處州三年九月召權刑部侍郎十月權工部侍郎五年告老

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二年遷一官致仕二十五年卒葬蘭溪靈洞金華賢達傳

長子籀字仲茲爲适後以祖蔭官陜州儀曹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爲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嘉父洪玉父諸人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任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有雙溪集十五卷潁濱遺言一卷敬鄉錄參平園續稿

籀弟簡字伯業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滿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建炎初充江浙制

置司書寫機宜文字通判宣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
監都進奏院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
列薦請便養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州加
直秘閣帥廣東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尋直龍
圖閣帥洪州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中散大夫復
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贈少保有山
堂文集二十卷敬鄉錄
簡弟策字伯行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新鄭
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器監
丞兼權吏部郎出爲閩漕守台州丁父憂終喪奉祠

十年而卒累贈朝議大夫爲人明敏遇事嚴辨在錢塘減稅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鹽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鹺而課入自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爲精詳平允敬鄉錄

簡子譔字伯昌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官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邵州韶州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監國通判直秘閣明州通判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補外直顯謨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修撰知鎮江未上以弟諴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東運副改提

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贈朝議大夫有拙齋集

弟誦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敬鄉錄

謗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嵊縣主簿再中漕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補外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敬鄉錄

蘇符字仲虎軾孫邁之子建炎二年以宣教郎爲國子監丞要錄卷十三紹興元年八月知蜀州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五年十月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六年十二月兼資善堂贊善七年四月試祕書少

監六月臣僚言史館重修哲宗皇帝寔錄元祐政事屢改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閑慢差遣不許八年二月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三月言景靈宮神御現在溫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四月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于聞哀日依祖宗忌辰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百九十九月守起居郎仍兼侍讀十一月爲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命副王倫使金稱疾不受十二月與張燾樓炤晏敦復薛徽言同入對奏言臣聞聖人與衆同

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措置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上覽奏愀然變色九年二月試給事中八月言巳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糴米腳錢充賀金正旦使九月試尚書禮部侍郎仍翊善奏請郟城縣蘇軾墳寺援范鎮例賜名詔以旌賢廣惠爲名明年十月權禮部尚書仍兼翊善十一年正月入對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

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然誠心出于天台不問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甯之養上稱善旋兼侍讀十二年二月以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已意懷姦附麗罷爲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三年二月知遂甯府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秦檜不樂十四年右正言詹大方劾符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詔降二官趣之任十六年二月復敷文閣待制乃還蜀二十四年七月知饒州二十五年正月乞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

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爲提舉台州崇道觀百六十八旋
進敷文閣直學士二十六年五月起知邛州百七十二十
月卒百七十五
蘇峴字叔子軾孫籥次子嗣贇後與兄嶠一時馳名
初爲海陵縣丞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
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爲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
操履絳有典型願加甄錄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
垂拱殿稱上旨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
也其主簿太常在職逾年常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
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爲廷尉平第知縣之闕

爲數等以選能者遷太府寺丞易將作監丞因輪對言治道貴持久常人之情恨不成於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妨遠圖語益切至人以爲難知邠州數月丁内艱掌舶貨于閩趙雄爲樞密又薦之除吏部郎太府卿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充秘閣修撰淳熙十年卒年六十有六峴學有家法喜賦詩有綺語編僅三卷兄嶠字季真歷諫省給事黄扉待制顯謨閣南澗甲乙稿

峴叔籍紹興中累官右承事郎十年爲太常寺主簿

十二年正月罷二十五年以右朝散郎爲湖南提刑

繫年要錄

宋史翼卷四終

男樹諴校字

宋史翼卷五

誥授榮祿大夫頭品頂戴廣東南韶連道福建督糧道兼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五

王古　李深　滿中行

陳并　洪中孚　周鍔

王古字敏仲華縣人曾祖旦父靖宋史有傳古第進士力學自進才名顯于時熙寧八年爲司農寺主簿相度淮東役法時兩浙缺雨古因便體量災傷當賑濟州縣以聞奏言淮浙旱蝗私家無積乞豫爲備先是華亭縣邵奇訴張若濟修河冒賞受呂惠卿鄭膺

請彊奪民田命古究治劾惠卿黨轉運使王庭老張靚不公失職皆罷之九年遷大理寺丞提舉兩浙常平未幾改提舉開封府常平元豐元年改將作監主簿言義倉之法設于畿邑已見不擾請下提舉司視諸路稅役錢欠閣不及三分者先推行之（通鑑長編二百九十）四年丁憂服除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因奏事頗言常平法不便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太常博士五年遣祭原武埽靈濟夫人廟六年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奏言奉上二帝徽號升祔四后神主其事則殊其為宗廟大

禮一也今陞祔不發冊則大慶廷授上公載輅儀衛鼓吹等亦皆緣此而罷止於太廟有司攝事而已則加號之禮顯陞祔之事隱蓋發冊之禮雖為祔廟之飾文而陞祔之重乃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陞祔而反廢其重禮恐萬方觀聽或有以輕重議朝廷者矣或謂故事用冊者皆以改上尊謚或字有增損之故今四后謚無所改則不可用冊然臣以為郊廟用冊其事多矣非必至於增改謚號而後可為今自別廟而陞始正帝后同室之位決歷世之疑議舉宗廟之大禮據經稽古至陛下而後定其事至重願使誠於

諡號增改使有司止以常祝告廟此臣所以疑而未敢决臣愚以爲朝廷苟欲姑徇禮官之議今不用册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以異於常享庶幾上副致嚴宗廟之意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體量淮南及京東路災傷元祐元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歷工部郎中顧臨由給事中拜河北轉運使古與蘇軾学常言臨天資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尋爲右司員外郎劉摯以古旣非强明又不勤敏五年易祕閣校理尋遷太府少卿奉使契丹其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于民古請

出公使錢爲之民得不擾七年爲秘書少監八年兼國子祭酒尋爲起居郎紹聖初遷戸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尙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荒妄散邦財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四年坐謝表誕妄締交合黨奪職知袁州建中靖國元年復拜戸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多所蠲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不可用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崇寧元

年降授朝散大夫管勾崇道觀三年再貶衢州別駕溫州安置入黨籍尋移徐州五年敘復朝請郎管勾明道宮古名臣之後出將使指入造省闥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紹興中盡還合得恩澤 通鑑長編宋大詔令繫年要錄紀事本末王魏公集卷三蘇欒城集呂淨德集

李深字叔平福建光澤人父誥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深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曹州濟陰縣主簿歷知饒州之鄱陽蔡州之遂平二縣以清愼聞元豐初爲太常博士提點秦鳳刑獄三年詔以深崛彊自任議多齟齬于訓兵法度不能曉知而

沮排同僚必使從巳徙淮東提刑尋以豐稷言知饒州元祐元年檢點淮南等路坑冶鑄錢事言坑冶鑄錢舊隸一司元豐二年以荆廣淮浙分爲兩路韶州岑泉等場自去年以來坑冶不廢乞通爲一司從之紹聖初章惇爲相議以僱役爲差役置司講論召爲秘書丞充編敕所看詳檢役法文字已而惇從蔡京言徑請人額僱直一從元豐舊制深爭之不能得遂丐外四年除奉議郎權通判通遠軍會星變下詔求言深在隴西上書曰臣聞日者太陽也故爲人君之象星則麗乎陰者也故爲人臣之象今妖星示變爲

陰盛之災臣恐天所以警陛下者不在四海萬里之遠而在陛下左右前後也臣請薄陳事實願陛下擇之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雖執政不得與聞葢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也比年蔡卞執政乃使其兄蔡京得薦臺官既被其兄之薦者能不私其弟乎陛下命黄履蔡京各薦充御史者三人而履所薦者二人不召一人召爲監司而已京所薦者三人皆召對而二爲御史一爲監司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之過惡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遣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疾苦官吏美惡故著令應職

相統攝及事之相干者必使避親嫌欲監司與所部無蔽欺也今章楶爲涇原帥乃用其壻劉何攝事又使之專應副涇原軍須前日進築平夏城爲賊所鈔而奏報不到朝廷然則帥臣之乖謬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羣臣以勸懲天下然如鄜延一路兵勢一路兵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於進官一等涇原章楶以四路兵勢三路兵力亡失甚衆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典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無乃以章楶爲宰相章惇之兄而固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諸路芻粟如鄜延於鄜

廷則親臨飛輓至其功臣所賞不過一官張詢於熙河泰然安枕未嘗一至沿邊而金城之賞乃自權發遣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無乃以張詢爲宰相章惇妹夫而特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文臣以兩制爲榮武臣以横行爲榮冠儒冠者必有大學術大才能嘗爲侍從之官或邊帥發運使副累年者乃可得兩制列武弁者必有大功勞大資望爲朝廷所親信者乃可謂横行臣比見呂嘉問移發運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臣

不知嘉問之驟爲兩制果出陛下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張赴乃章惇之妻弟比自章惇入相未三載間差遣屢易莫非要郡與兵權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章惇爲小官時有李參者常薦惇今參之子孫李冲李延嗣悉爲監司此人人知章惇之報私恩也蔡卞爲王安石壻鄧綰薦卞於先帝欲以媚安石先帝察其邪慝怒而逐之德音指爲奸回天下至今傳誦今綰之子洵仁洵武同時召對一爲校書郎一爲提舉

官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蔡卞之報私恩也恭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則以用蔡京爲詳定用章楶爲帥臣也京於簾幃聽政之初實知開封府事方朝廷更改僱役即奉行差法爲天下倡是時章惇劄子所謂祥符縣役人一千一百餘人不數日間差撥了當者實京主其事也然則如京者其可使之詳定乎故役書未下之際京乃獨入劄子乞人額僱直並依元豐以掩昔日之失又陰造誣言謂同列兼行差法議論紛紜稽期遷

令此役法所以未全而上違陛下本意也葉於元祐中爲陜西轉運使當鄜延棄米脂浮圖二寨之時棻於綏德城召諸將佐置酒高會作樂相慶又上表稱賀以棄地爲盛事進爲慶州帥遇賊兵侵犯而措置乖方殺掠人民然則如棻者其可使之爲帥乎故棻比赴渭川方半月間遽請進築欲以贖前日之罪倉卒無備上煩朝廷起環慶秦鳳熙河涇原四路馬軍以爲防北又驅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車乘人夫以充漕運輦運百物勞費萬端老幼嗟怨徧滿道路此邊事所以未息而上貽陛下深憂也諫諍之臣自上官

均孫諤以言事補外之後論近臣者鮮矣陛下能不爲萬世慮乎伏望陛下上念祖宗積累之艱難親收人主威福之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任公忠之賢佐以爲贊襄駕馭英雄使之各盡其力屏斥奸佞使之無所施其巧如此則符瑞沓至災害不作天文之變不足患矣疏入惇及京卞大惡之會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都總管鍾傳等進築丹嚕關奏報失實以深在軍預議責降一官深嘗力陳不築淺井則天都齊訥納森皆未可進築其言切中機宜而帥臣以鍾傳被責竟不敢奏也已而曾布

言邊人皆以棌爲枉乞下兩帥體訪遂降指揮令章楶孫路相度的確利害以聞楶路奏如布言得旨敘復還朝散郎陞辭奏事復爲惜卞所譖罷歸建中靖國元年起爲司農寺丞復專領戶部役法深於是取出錢之重者悉明蠲減之崇寧二年京當國貶深復州除名勒停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人四年移建昌軍改青州五年復官入閩通志參通鑑長編會稽掇英續集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滿中行字思復川東金鄉人元豐初爲國子監直講著作佐郎時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其爲姦贓有司

推治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神宗奬之擢館閣校勘三年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奏言李清臣前任京東提刑親見部中蘇軾悖慢怨謗不能剌舉復與之更唱迭和相爲朋比而怨謗譏訕之辭又復過之乞寢翰林學士新命不聽又言都水監及巡河使臣按行河上縱吏受賄乞根究又言直龍圖閣祠部郎中知熙州張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又言胥村河決上坐都水監當任官竊以河隄完固非朝夕可至量罪定罰宜以供職久近爲差詔中書立到官日限法又言孫章郡王宗誇託處州監押黎若訥買什

器翫女樂皆不償値及多受若訥賂遺又言知潁州薛回懐姦反復元豐四年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言陽翟縣孫貫姦狀甚多樞密院都承旨張誠一賤貨外交託公報私十三百十二又言判都水監張唐民素無風力罷老曠弛又言知洪州王韶慶法干譽侵官市恩又言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兩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以上應内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横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别敕免參宰臣

押班近言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又言現任官不准陳請分司已分司者滿二年勒停並從之五年言知開封府王安禮任性破法犯分干譽乞正典刑上批中行論事不實落御史知雜直集賢知無爲軍七年知相州言林慮縣南修合

浦河水以濟民用功既久又有孟兒等村鑿井取水十年百八十尺不及泉民以爲勞而無功宵遠行汲水以初奉朝旨未敢罷詔罷之召爲左司郎中八年充北朝國信使尋守起居郎元祐元年御史孫升論中行陰附柄臣排詆王安禮出爲直龍圖閣知明州三百七十六著有昌邑集二十卷郡齋讀書後志參通鑑長編

陳井字巨中米芾書史祖執中宋史有傳元豐中進士紹聖四年歷官某縣令上書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過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

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戎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尙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何

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牓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
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爲
同心稍言非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爲乖背中書
舍人葉濤詞觀文殿學士安燾爲無甚過則以濤爲
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
厚爲聚斂掊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疎羅織罰
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
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
不通利害不達非升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挍
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內爲後宮

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穊德於國穿池沼則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讐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于上必當以人事驗于下聖心恐懼撤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

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于耳有補于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爲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

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尙以出妻爲恥況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乎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置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旨選后天下疑之臣亦竊以爲疑昔慶歷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

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曾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令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

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閹官嬖倖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躋上于唐虞之盛而致陛下于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謂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

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于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

一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
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政更爲形比先帝
則今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
大霈應逐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
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
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
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
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
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
呂大防死于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

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議論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主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于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于臣下計較如天地之于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于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

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已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爲快詾詾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遂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丈

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有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爲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

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止落今之人材皁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

而求外補臺諫儒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正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口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若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

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
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
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
仁皇初即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大后垂簾日事詔之
大略曰太后保佑沖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
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
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
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
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
人旣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

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于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于仇讐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爲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已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罵而擢之要近如

昨被責閹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
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
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
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臣喜攻戰者
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
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
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
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糧
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
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

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加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飢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閹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

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卽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大盛不執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交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

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信宗以後倒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畧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興尚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眞宗仁慈寛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

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惟陛下自覷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

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不得惑游畋不得作貨利不得萌德已進矣尙猶有訪落之謀廟小毖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尙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

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于國有補于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于公恩歸于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

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事伏閤不去帝之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譾淺言無文采發于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元符累官奉議郎高密廣平郡五院大小學教授上書毀佛道降授權發遣華州崇寧三年再降承事郎添差監連水軍鹽茶酒稅李燾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諸臣奏議五年復宣德郎重和元年知建昌軍并嘗爲勸農文

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客語

洪中孚字思誠湛之從孫十四首鄉貢避前逵處第二方在太學神宗已聞其名登第試校書郎黃岡尉盜張韜以三百人擾境上久不獲中孚單馬出境追及發三矢連斃之元祐中爲成都縣主簿雕門蠻叛帥以屬中孚即日度笮橋呼酋長慰撫令自歸人謂膽大於身改秩後多所更歷崇寧初召對擢提舉河東常平歲省大農費億萬增秩改轉運判官除直龍圖閣升副使賜三品服熙河新邊乏用以金五千萬

爲助上喜謂得劉昺移漕熙河蘭湟路進集英殿修撰與鼓鑄榷酤市易博糴安西米募蕃部弓箭手葺致新邊裕如湟鄯廓皆極邊行路苦剽刧創烽火臺置郵傳屯要害處以閑田給候人使自耕又請河東戍卒代蘭州坐圍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川通津堡以扼其喉後召爲戶部侍郎時方受八寶禮賜如南郊有司告乏中孚未至三十里中使促入都堂議中孚命吏奏辦吏惕息不敢書雖尚書亦然乃獨奏果無乏事吏畏其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庇鄭伸逋負不追者中孚曰后父之外刖有鄭伸耶

吏戰栗語塞夏人齎實貨來售中孚坐驛呼使前不可曰我雖微亦使人也遣驛謂之曰爾以貨來直買耳命酬其半賈夏人謂無獻我中孚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爾掠其貲而有之我特以其舊故不問尙敢校耶虜問知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有詔褒寵上以陝西茶馬課不登問曰神宗朝岷山茶一垛易一馬今茶數倍矣馬不至奈何對曰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爲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後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中孚言解池非暴以烈

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令厚灌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矣其肯捨之乎若推東北之法廣之歲入何止三百萬哉卒如其議尋以徵猷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中孚飭諸將乘便掩擊皆遁去且移書來罷議後以知永興軍入覲上問近歲乏才之由對言祖宗時近臣有過特旨放罪所以優其禮而厚責其報身雖在外聞朝廷政令有不當交章論列執政不敢肆臺諫不敢默小人拱手知難而退自熙豐以來宰相欲行新法畏內外掣肘建言法行自貴近始自廟堂大臣侍從

臺諫皆拱手於繩墨之内不敢有所措意近又升走馬承受爲廉訪使者以軋外臺之吏由是廉帥監司不敢按部吏州縣之官不敢治胥史上下相蒙苟且成俗風教安得不壞人才安得不乏上歎息稱善後帥眞定女眞遣使約夾攻遼許以燕雲地歸中國上密詔河北諸帥經略之皆以爲可許中孚曰臣游邊久熟知遼人情狀昔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役今其國雖弱民心未忘且中國通好歲久一旦與其臣妾覆滅之臣恐滅遼之後女眞未易制也凡數百言會遣中貴人譚稹來議中孚曰誰

爲此謀國之賊也積大不樂竟劾使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城北寨禁山多大木百年矣斬伐幾盡中孚請削山浚塹以防不虞未報而罷其後識者追歎之以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三子彙與諸孫以雍睦稱新安志

周鍔字廉彦鄞縣人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爲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著而爲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

文地理慎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温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鍔每請詣講貫六年上書論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勿妄出兵慮夏人入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爲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爲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長編二百三十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

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爲政皆有綱要居曹幕則著會稽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政矣元豐末上疏論章信罪且言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入元祐黨籍退休于家作四休堂于西湖之西與弟銖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編紹興初朝廷牽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矣有奏議表啟雜文二十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尚書汪大猷差次之別承宣集爲一卷製序以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鍔初娶胡氏尚書[illegible]

丞宗愈之女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覿之女而妹適陳忠肅公瓘蔡京作黨碑婦翁甥舅俱入籍世以爲盛事寶慶四明志參延祐四明志通鑑長編

宋史翼卷五終

男樹藩校字